



茗溪集卷第二十一

啟

答張狀元啟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
歡慶某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乎六經卓行
師乎百氏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厲志
之秋豈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窺大對
共歎精忠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
聞之論興聖心見晚之嗟名蓋出於預期士固知其
不敵念莫遑于修慶乃過辱于騰牋內揆庸虛仰慙

謙厚識吊古精思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
茲為可賀眷言欣頌罔既敷陳

荅特奏名狀元啓

伏審顯奉臚傳超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
某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于
士林問譽老成久推先于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膳之
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
伏擬寧忘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
知于親擢行濶步于要途念修慶之莫遑辱騰牋之
誤及眷言未契寔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啓

屈伸在道恐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荆州之
一識足踈而欲進神忽而若馳念介紹之不先
懼聽聞之或駭敢以堙微之迹仰通咫尺之書揣分
自疑鄉風增慕伏惟信順之至天人所私導迎六氣
之和膺受百祥之集恭以某官博大純懿䟽通敏明
才足以絕千人之英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
信通神明許國以來視身何有幹斗樞而獨運扶天
步于方艱德在人心事書野史方且執謙自牧避寵
弗居魏絳懷多功之嫌豈唯辭賞晏子守足欲之戒

亦以矯時出分數路之優灼見累年之効吾國既固
我公盍歸迨茲入覲之初始副具瞻之舊九鼎大呂
蓋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威明之遠惟帝所屬
捨公疇依其未學空踈餘生么麼粵從廢黜自卜隱
淪叨宸扆之矜憐賴朝廷之救拭俾使一道待次期
年尚期受約束于相門故欲列姓名于記室悃悃所
寓筆舌難周殘暑未衰清秋在候冀仰符于倚注宜
加衛于寢興

賀樞密使啟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聳聞兵民溢喜竊以

地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嚴威德
之柄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父之尊于漢
寔大司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為心膂之臣恭惟
某官學通天人識洞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
而經遠圖齊死生去就于胸中置富貴功名于物外
頃延登于揆路已屢罄于嘉猷汲直居中理應見嫉
蕭公久外帝曰邁歸摠臨宥密之司蓋復
祖宗之舊念天下之勢本居置器顧今日之事僅如
奕棋在茲一着之間遽有千鈞之重得人無競舍公
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之亟下覺神觀

之頓還欣抃之私名言罔既

賀韓林承旨啟

伏審祗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事寔參戡難之謀而况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漫隆學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恩欲其自得風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于昔聞知典刑之尚在召從孤外俾侍燕間紬石室之書既終信

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謬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踰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偶世之闊踈獨恨登門之晚及茲贊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八啟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道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所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抑明公以之自任絲綸甫下遠邇均懽恭惟某官篤厚深閎疏通博敏鈎貫百家之邃沉湮六籍之醇自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

哇迓爾雅無愧于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于東里
有言必盡遇事不辭亟參帷幄之籌協替樞機之任
出分憂顧曾未幾時汲黯去朝初無譽毀晉公當國
寔係重輕奉溫詔以遄掃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
故事大王室之中興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末
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頒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
遠賀屢知歸

荅交代謝少卿啓 任浙東提刑司

宦游相踵愧揚糝之在前王事有期顧及瓜而當代
靜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因依之幸

恭惟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博聞足以華國
自結聖神之眷荐躋清近之班智略輳于上前風采
聞於天下持橐簪筆謂當入侍于清光攬轡登車姑
欲少償于素志豈容煖席即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
當使指閱時既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
容之賜想旌麾之已戒望履舄以非遙雖之告新庶
幾道故其為欣抃曷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啓

伏審拜恩中禁佳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近甸
股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交歸恭惟某官國器宏深

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寔
自于召還眷悉從于親擢備獻納論思之益罄朝夕
夙夜之勤惟時吳興寔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
委長孺于淮陽徒得君重試蕭公于馮翊用考治功
少須報政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
某跼伏窮閭伶俜暮景雖鄉風之有日曾望履以無
階陪外廷未議之時顧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
仰高深聞綸綍之載頒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
列徃修桑梓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既

代荅明州太守啟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躐於近班益恢宏於
遠業恭惟某官智術輻輳論辯風生胸中負韜略之
竒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寔簡上心駕折轅以
告行執半符而入觀九里之潤幸見及于鄰封一年
之苗恨莫從于民借方圖脩問遽辱貽書感愧交深
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啟

伏審祇膺明命出貳便藩理攝戒途蠲辰視印伏惟
某官器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于心成事業由于
世濟休有聞譽見于踐更謂宜揖遜于本朝尚爾馳

驅于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
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
武未踰三載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
是似某江湖冷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
至洪忍百寮之底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啓

伏審寵拜睿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恭惟
某官才子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
字法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器使益試乃言幹南
國之竒羸佐中都之調度雖云舊物寔簡上心佇寵

渥之便藩踐禁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方
借于餘光顧難勝于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啓

陽往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消宜善人之有慶
恭惟某官氣涵川嶽道際幽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
鼎來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牡之還歸舉酒
壽公莫與掃門之列援毫伸頌益增鄉德之勤

賀正啓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
書春矧社稷之元勳宜神人之交相恭惟某官忠貫

白日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危之注意功藏
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徂東已見于埽之復吉甫
之來自鎬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
拘職守阻奉壽觴莫伸賀慶之誠徒切搖旌之念

茗溪集卷第二十一

茗溪集卷第二十二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丈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
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顯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
秀于其類民貧而安力于耕桑種藝漁樵之業聞訟
簡少岩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于此者樂焉縣治枕
山，巋然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
根據搢紳者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
制甚美松竹清閼之音桃李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

藹分列左右天欲雨雲氣習習生于步武襟袂之間
今大夫沈次仲與二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
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
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際群吏立兩
廡屏息側睨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以然反復問
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乃止律身嚴無毫髮
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僚佐休于臺上危坐劇談或隨
時觴豆舉酒相樂抑嘗語人仕吾非敢愛也有不得
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薦而事勤謂若拘窘而
中寔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于主人之心者豈

以雲之逸為可羨固將似之耶余邑寓而山棲者也
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于太虛寥廓之
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然其于出處亦何心哉余觀
雲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盡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
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無心故能
久也雖然次仲方仕余方隱迥若不同而從容于事
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
內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
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
安沈文伯名長鄉福唐陳仲久名祖安名臺者文伯

題其榜者仲久皆竒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
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二里為溪流之匯溪自天目
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于郡城
是為茗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幾
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
却而望之則蒼顏秀壁陰拱列侍若趨若伏若絙曳
策驅可攬而有舟楫往來水鳥浮沒悉出眺聽之下
而委棄于榛藪芴草之間不知其幾年矣熙寧中天

台僧曰了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于道
加葦衣篋絡聚而焚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
蘇流亡於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
營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沈木焉物色其
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廛間飲酒噉肉人莫見其異一
夕見夢于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辭翌日院僧以告蓋
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
輩而轉輪藏施利之入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葺門序
略備而簡陋褊迫不類叢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
夫訪求名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僧佛智大

師道容々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桂史得罪寓邑中遇而問焉容指謂余于此累石崇廣若干尺為大殿于此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為齋庖之宇於此培土寔澗壑若干尺廓右序為棲僧之堂為復舍為看經寮浴室仰而指曰山之椒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其下為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費出之數幾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若忍辱為行其徒謂之海衆其求募于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成不成則有數存于工程

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于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
足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
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過之則飛甍刻棟高
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舉矣如是數年
余再以罪去朝而婦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
下建立無一物不如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
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
劣而弗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
暇不迫若無心焉寧有時而然者哉于是知自昔所
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惶遽

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蓄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于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為記樂為之書役始于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于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役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于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

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于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于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廢寔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降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于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槩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

黜其于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遵故事也
于是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加朽鏝學者痛心焉太
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祠尋領是郡于其始至也
見諸生于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
掌學閔君某與滄安丞胡君某抉剔故壁得所謂三
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還舊
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因
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 朝廷之上討論故寔
裨補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閔君之

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
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于鄉校為老諸生
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
於國史與墓隧之文其奧學精識見于著書著書固
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祕不出蒐索編次固
有逸遺俾鏤板以行於時則閔君力也閔嗜學若飢
渴行已誨人以先哲為師不拘時好嘗曰吾先父學
於先生敢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
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吳興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
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并他伽藍莫及蓋陳
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龍興後曰孝義至唐復
為龍興吳越錢氏易為大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
尼宮幾二百年 本朝崇寧一年始復為十方禪刹
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
賜今額恭為固陵薦靈社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
西偏兩楹之間郡人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
子告曰若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拯吾臂吾亦拯
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

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覩瞻仰感涕察大士右
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極之張病隨愈自是郡人歸心
以疾痛苦厄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跡不可疏
舉而所處閭陋迨迫不副人意今導師居久與其徒
慧智募衆出財謀建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榦之偉
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異或告之曰迎郊曰寶溪者
有故侯第今去弗居盍往圖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
先見夢告于其主欣然許焉于是即廊之前左建殿
屋四楹前為復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
前住持經畫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踴踊讚歎

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于余以俟其成余曰
我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
必通于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二應同事
攝化利益見聞且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
居士俱在三十二應之內真源寔際視此大士為二
為一為同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衆生体本圓成無二
無別以無二無別故隨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
是大士非但無我所而子獨以像設區宇為
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歟久曰不然大士身相
無邊固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鄉慕則有所矣我觀

道俗至前攝衣俯偃炷香膜拜陳其疾痛苦厄種
希求之狀誠意所激汗泚顏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
初若一体我是以崇其鄉慕之所為之莊嚴以益其
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觀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
大士不起于座周徧十方在在處處無非道場而此
道場寔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所說為有
擇歟為無擇歟如是問答亦無寔義余曰是名寔義
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言似矣是用識之
始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後若
千日太簡居士劉某記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盡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眾生 三十二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河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云何示此疾痛緣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眸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觀想生寔解 入佛知見如指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寔無在

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青蓮
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院至 國
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無居鄰蓋棲心學
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航短楫至焉粥魚齋鼓聞于
傍近禹中而食則孤煙突起于雲水渺渺之間望之
鬱然余未及造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
至崇大也而規制整、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頽

壁敗棟宇傾撓左右撐柱更閱歲久觀者悸心如將
壓焉今院僧慈濟大師齊岳盡撤其故而一新之盛
矣哉余固識岳是妙于醫者耶曰然岳自少習盧華
之術通金匱石室之書以是濟人亦以是養身余嘗
賴之一日過余始詰其事岳曰吾受業是院既而遊
方累年稍勸而歸視所謂受業之區幾為荒墟惕然
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
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自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
門者加衆吾潛心以息、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
方輒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吾之有是心者出力而

交助之市木于某鄉採石于某山有不受貲而願施
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九年而衆工釋用初營三
門再歲而辦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
僧舍鍾樓觀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
一時金碧之工燦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擊鼓鏗鉦
于廊廡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
甃內外前後纖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
岳曰吾志于成矣然成之者非我也意其有陰相焉
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于昔也而靈于人若此事既
濟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于其身若此

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于人而偶
得之以為我能後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躓之岳
求記于余、年七十有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
勤且有感于其言而為之書余于世間之見固未能
超出也又欲于此警夫後之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
六年五月丁卯記

茗溪集卷第二十二

茗溪集卷第二十三

記戒諭附 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于渤海還以栢梁臺
災受計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伏之此建章宮之所為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
立萬戶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于史
者臺則神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析風壁門池
則泰液庭曰商中殿曰駘蕩曰馭娑曰枹詣闕之高
踰二十丈臺與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

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陽而開閭觀東為折風西為商中則其名義或然餘可槩見宮室之盛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後侈心生于富饒鳩毒起于晏安內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牂柯越嶲大宛安息之後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營千門萬戶之宮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榷鹽稅酒筭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仍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

後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駭歎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于時項氏雖滅黠將劇賊未盡誅鋤乃欲于此就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後後世靡于見聞厥或告以茅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

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後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後而况以奢靡示之哉使其子孫也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于慮而淺于識故并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擬詞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

功名始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群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略非後世所能跋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讒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於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而已

嫌疑讒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其數乃多于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傳考之惟鄧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略比蕭張耿弇賈復受爪牙之託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學有識故委寄時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累之勤可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寔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蒞戡隨之雖有高世驚人之略而終為叛逆求為列侯奉朝請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

思念之不忘至形繪象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功名之難全而全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以為後世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亦為民之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賕賊害善良達于聽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民至矣爾部使者宜知之曾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

而悉陳之豈狃習故常安于苟簡弗加之意耶抑收
長者之稱買游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計也昔岑熙為
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
岑君遏之夫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
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蠹賊爾部使者又弗稍禁
將誰使伐之且遏之欤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
以上聞朕所不貸亦將以是為爾殿最有不然者厥
罪惟均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于七月

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
不過占日星霜雪之候欽授民時以作事厚生凡農
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
立國者莫大于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
藝為先而不耕不蠶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墮當
是時家給人足而頌聲興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
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顧必
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
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籬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
于茲久矣而效未之見其無乃急其所緩其所以急

忽遠略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為意
邪其自今勉之爾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于施行者
皆勸課之寔不然則委詔令掛墻屋為虛文而已也
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是
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而齊
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威王之事哉顧
告戒不得不預亦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虚心聽覽
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群邁往之士為時而出
圖回事功勩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于茲既久未
有聞焉豈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狃介媚忌之徒
無憂國之風者或抑厭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
訪山林不求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
禮招聘期于必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
上賞爾其休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
臣之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茗溪集卷第二十三

茗溪集卷第二十四

銘 贊 偈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鍾銘 鑄鍾疏附

吳興德清縣僧廬曰悲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低昂之間號為勝刹冶鐵為鍾有年數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朝昏之儆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聞人譽施錢三十萬以為勸率範銅一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求募辛苦範成而琳亡道俗愍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戎與其儔道殊本立懷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眾凡用錢四

百萬始克周備匠胡姓元美其名者妙得于心知名江浙以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丁巳一冶而就隨叩響發鏗鎗雄渾溢于四境觀者疊足巷無居人咸謂宜有款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大簡居士劉一止為之銘銘曰 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鍾弗先謂失樞要惟昔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從聞入聲徹幽途咸息苦趣問胡以然罪性空故佳哉竅工一冶而就出以機軸鏗鎗隨叩我願聞者了自聞、聲念相發于彼朝昏大用既泯返流得源是聞與聲俱滿大千吁此器寶作鎮山邑期億萬年與 宋無極

鑄鍾疏

黑業現前冥途長夜衆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鍾聲之遠聞發耳根之深省豈獨脫苦趣于沉淪幽暗之域抑將回淨念于醉夢顛倒之中此是藏教苦口丁寧只要檀那甘心布施共成茲事幸勿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厨疏

千歲寶藍枕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之香積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轉豈容庖舍之弗嚴恐有本分衲僧不曾嚼破一粒米便是古德叢席也要坐處三條椽惟大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修孔侯廟疏

山翠攢叢鵝屢鳴而表瑞溪流衍逸龜左顧以懷恩
寧惟前代之美談茲乃一方之勝事惟新進之家鼎
盛而故侯之廟獨隳棟宇前歌日星下徹矧豐年之
荐至豈陰祐之敢忘毋事多言共興此役

飛英寺緣化脩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渚之間窳堵一峯高出水雲之上
號稱文筆又頻鎮山豈惟增氣槩之崢嶸寔大係士
民之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橫罹半夕之災所冀檀那
深詳利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胸中多寶佛之神通

職不以本然隨彼染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數餘年幾
何以永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
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無根底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當知
世間明暗空色種種形相從心地植我問公子承誰
恩力若箇是空若箇是色公子不言一笑而荅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為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而招
譏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間曰加思

而已

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而動
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曰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摠錄序

蕭閑老人周嘉仲往在政和間兩募道俗于錢塘南
山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勝會自
製勸發心文及啓白疏語詞旨周盡懇到悲切意者
以衆生背覺合塵攀緣善惡流轉生死為可哀愍于
菩提中雖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違如隔日瘡以

其未嘗知發大心、與境爭力強者奪中又畔違無
足怪者故為此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
哉時鈞臺先生諫議江公寔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
精潔奧妙閱肆演迤讀其文知其致力于斯事非一
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及製文與鈞臺之作合為一
集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
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大心者槩而言之曰出
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出世間心而行世間
事且輔之以堅決則處成敗利害死生禍福之間初
若無物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視身世如浮雲觀死生

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然則顏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夷齊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商山翁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况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者乎雖然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于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過下大夫職不越州縣繫然坐環堵面有孺子之色而辛苦作佛事心存救物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重輕余既歎蕭閑之勤而又喜釣臺之文為

足以增重於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
吳興劉某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方

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祖慰遣甚厚

太宗登極卒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

兵革其陰德之茂在人膺肺間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于時者若干人以為此集將附之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他之盛席勳舊姻戚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碩獨以恩澤聞而人才輩出表儀縉紳如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欤異時位孤棘秉旄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窶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于名教其意豈肯與恩澤侯比其有挾冊覓舉與寒士較得失率攻苦食淡

淬礪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况前輩碩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余之所跋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云稷臣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異縣纍然坐空廬讀古書行古道面有藜藿之色盖余寂莫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某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序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歲習天台教已而更服

入藪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人閱四名
刹曰天聖曰靈石山崇因曰何山宣化曰道場山護
國既示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暢語句成編俾信士
刊行散施開悟後學屬余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
飲光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是不容聲
矣然從上祖師一時言句流傳世間亦既甚多為有
言耶為無言耶世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
無之間亦不離言語有無之間或因此有得焉則知
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也師住道場最久學徒四集
觀其為人處傾困倒廩無所蓋藏老婆心切于是為

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意直欲
出一隻手一時拽入耶余恐得入者并門失之是乃
師之意也欵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太簡老人劉
某序

茗溪集卷第二十五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乏瀦積雨暘涉旬反覆旱溢乃春甲子
連雨不止民之望秋曰于茲始春澤既多其後則愆
消息卷舒理有必然惟神相民憐此過計無使僭差
以訖嘉惠

環湖作郡繚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連陰
之雨顧斯民為可哀愍惟大士是真依歸爰啓淨造
仰延瑞像廓山川之氛翳還日月之清明庶幾佛慈

不違民願

自冬徂春繼雪以雨寔淋漓而未已惟墊滂之是虞
安能致力於人為唯有投誠于天造願收陰慘覆以
春溫民將有事於農吏亦獲逃其責庶殫薄効仰報
鴻恩

運在木饑既爽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經三日之霖
耕夫共苦于沽寒穡事尚幾于薄少願廓山川之翳
俾終場圃之功

雨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者為灾婦子
有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具惟民可憫願帝霽威

秋稼方穗我田既臧茲惟上帝之降康寧使成功之
或爽風雲驅插頤即霽于陰威種稔後先俾悉臻于
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疏苗千隴又懷垂稿之憂
雖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慈雲廣覆願舒不盡
之陰法雨滂流更借無邊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滂之憂農事小愆吏受怨咨之責
忱辭潛達嘉應已彰仰惟神靈近若影響念天地之
大施雖曰難名効蝼蟻之小勤庶云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祇款淨筵用伸微悃隨緣赴感
若影響之于形聲反雨為暘盖威神之所變化吏敢
忘報民寔知歸尚期無礙之慈終此有年之賜
暑雨祈寒念群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可回
職在近民責則歸己方冀忱辭之上達敢圖哲鑒之
下臨莫報洪慈誓堅精意

曩者積陰于茲再瀆惟大士具慈悲力度衆生以方
便門僅同指顧之間忽若形聲之感莫伸微報徒激
懦衷

淫雨不止穡事稍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寔司其責

惟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甚難甫露微誠遽蒙嘉應
仰戴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迺者有淫潦之憂祇告群祀神用頌答如響惟神惠
民吏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曾無寸澤坐閤上春仰天地之
垂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今民之
方飢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願濟時而僅足
郡號瀕海壤地實腴而陂澤無瀦蓄之利雨暘過差
民悉以告于吏、特牲酒禱群犯不則縮手無他力

也今境內不雨僅閱雨旬河流日損舟楫告病農懷
隱憂吏已莫知所出惟神食此民久矣曲折之狀宜
知之詳其終惠之敢固以請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願曰雨而雨了知大士之
威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冀覺慈之無礙終令歲
事之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祇告于神應期而雨越二日復霽
如初懼吏不知謝不克終受神貺嗚呼田壠拆矣禾
不得滋以穗也井涸渴矣民不得酌以溉也神其忍

聞之乎敢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祈雪

郡境自秋閱冬甘澤甚愆河流告涸麥田龜拆民懼
疫癘歲行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祇見群祀嗚呼匪惟
民寔依神亦惟民之依其庶幾發盈尺之祥沛優
渥之德也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魃方疫癘之是虞一夕同雲識豐穰之有兆
惟此及民之寔何殊雨粟之功益知大士之普慈曲
赴衆生之微感已拜先春之賜尚須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久愆 帝闕九閔冀飛章之上
達仰瀆蓋高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慈俯垂嘉
慶應同雲驟合已沾濡搗之恩尺瑞可期願卒有年之
慶

茗溪集卷第二十五

茗溪集卷第二十六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直大火戴勝降桑農夫力田
婦服懿筐神貺以時適茲雨暘守土為民敢替厥常
予以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稼寔離々黍稷々將
獲積雨暘小愆民則怨咨吏當責及其成功吏亦何
有繫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共鑒茲終

惠我民毋爽感自今以往醴酒魚羔燕此佚豈惟我
民神亦庶幾有飲食

冬祀赦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
惟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涌泉沛澤均被
肆命有邦稱秩群祀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
永有依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日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群祀我
守土臣用祇被以告嗚呼天惟祚宋若周邦卜世卜

年以永無斃惟神各率乃職用奠方隅弭難消兵毋
有不庭為君民憂則神永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皇帝摠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念歷數之有在
審謳歌之歸已乃以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
日月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黎元
扶老携幼手足蹈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觀
中興豈惟臣民神亦永有依歸各率迺職用勵相我
國家其毋怠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巡諸侯寵綏吳越寬政毀閔薄斂已責德意甚厚于是命有司走群望謹故事也惟山川之靈各率迺職用先後奔走勤相我王家安安爾封疆則爾神亦有光寵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昭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配天其澤敷錫萬方肆命守臣稱秩群祀用祗祓以告

越州脩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間環水為城以潦暴集衝墊圯剝閱日滋久襟抱虧踈無所蔽障某承乏帥事甫見吏民

問所先務則曰無城何以保民慮事量功所不敢後凡板榦畚築之具土物遠近之程分授有司涓日勑始惟神其相茲役使工不病勞期不憊素以迄有成惟神之休敢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開遽館上奉高真既圮剝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絳闕通明之殿嚴紫清睟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紗供臣有愚悃仰冀降衷兩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嗣聖即政曾奠枕之未遑外虞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非穹蒼之

悔禍豈人力之能謀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田鑾
並駕見二聖之重歡弭難消兵衍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三日
丁未用祇見于群祀惟是愚暗拙踈無補事功以為
大惧仰惟先聖先師寶寵靈之俾安厥職某亦不敢
忘所學

祭勾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示耕之早晚惟帝布令神寔
相之尚左右民俾為善歲

雩祭文太陰神

刺史銜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冬日
歷虛危陽鬱未伸強陰負時百鬼憑依幸時不虞蹂
戾險肆跳踉上下噓氣為疹使人寒燠求食嘔泄不
知愧耻刺史不得不為民憂是用考稽禮典索室驅
役傍磔于四門之外擊戈揚楯迫逐以出屏之遐陬
惟神卒相此民其毋惠姦刺史將究聖天子涵養吹
噓與物為春之德

天寧節祝 上皇回鑾疏語

朔漠飛沙遠想鳴銮之節首冬在候俯臨誕聖之朝

惟是舊臣敢忘善頌

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革心佇龍旂早
晚之還副蘭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 嗣聖之中
興緬懷孝養之勤爰罄誕彌之禱

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福固山河慶萬里之遄歸
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絕域之遊誕節俯臨益動故臣之感
惟時中外咸罄禱祈

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儼百靈之警衛

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 大祥就法慧寺修

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仙遊已邈永違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臣之
悲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於丹誠庶少資于
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圓成妙果超證上乘至彼
帝鄉居先主之左右永茲世祚燕後嗣之子孫

天中節祝 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羨篤生上聖用啓中興占誕彌厥

月之祥罄于萬斯年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箕翼比隆上恬下嬉燕周
家之禮樂東漸西被奠禹貢之山川

宗廟儲休克相續承之始人神交慶屬當震夙之辰
爰假妙因仰伸善頌

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率土底寧歸謳
歌于四裔後天難老卜歷數于萬年

天胙宋德將底于中興福孕宗祊篤生于上聖采天
保六章之義罄華封三祝之勤

皇帝陛下伏願等固山河比隆箕翼乃文乃武益光

並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績無疆之大歷

茗溪集卷第二十六

茗溪集卷第二十七

請疏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橫佛事門中臨時顯設而況開千
年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須是作家承當此事長老
文公天童嫡嗣黃龍諸孫久為道俗之宗師端是人
天之眼目機鋒電掣棒喝風生惟承天道場蓋會稽
名利百丈之規繩久廢為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宮
復歸蘭若尺天寸地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岩請向
要津坐斷當仁勿避正令須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々處々皆是道場刹々塵々無非佛土而况風煙
絕景巖壑故棲脩竹茂林有東晉群賢之勝踐琅函
鈿軸藏西清列聖之寶章惟此住持不同眇小長老
某人機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支密傳心印蘭亭
世襲自立家風此時無異彼時已住不妨再住直須
化出善財彈指之閣再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末後
神通為作當來利益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天寧覺長老疏

越絕城中宮如化出翠堵波下峯是飛來鍾鼓四聞

煙雲環拱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住持正當時節因緣
不容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後身示不二于
默然擲大千於方外全潮不露孤月現前雖云自己
家風要是為人邊事臨時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
足之殊何彼方北方之擇再試金剛寶劍拈出古廟
香爐尺地寸天同歸指掌千岩萬壑此是要津已屬
當仁不妨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闡梨疏

一心三觀蓋從空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邊事
兼融此義須假通人闡梨開公威德嚴身清真拔俗

游戲三昧以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用儒書作佛事
惟天台淨刹據越絕要津自利、他正要塵中之隱
無說、法始名教外之傳僉曰當仁毋勞固避

請圓通教院如閣梨疏

領略真機覺悟正由一宿縱橫妨旨談說至于九旬
有覺非真多談亦妙欲了此間勝義直須本分導師
閣梨如公道學邃深辨才通敏支遁之善標宗會雅
蒙謝傳之知道安之略徧群書宜得習公之譽矧圓
通之古刹號靈感之道場人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
打供苟非宿望難服衆心舉步而識象王茲焉取法

探穴而得虎子誰敢爭行為教僧舊呼師要恢東越之
宗風無愧靈山之聽衆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草木葱籠煙霞清潤賦詩載酒
跋翰林外監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羨門之侶惟是
勝士乃堪此居知宮法師挺拔俗之孤標秉棲真之
素志丹經石髓曾遇異人金母木公為傳真誥主張
道紀領袖羽流庶幾惠然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宮樓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宮宏啓羽帔四臻必得名流

為扶道紀知宮法師神接物表心拜帝闕讀三洞之
祕言受七真之妙訣飛符嘆酒未忘救物之誠採木
茹芝便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龍瑞宮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開此祕
必得其人知宮法師慕箕穎之高風有孫許之勝韻
岩棲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拜默朝自覺帝闕之
咫尺來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藥書洗心萍衆祝
君王之萬壽贊寶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薦嚴二親用報罔
極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恙外未嘗不以為言余
謂孝子之于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
者終于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蓋已周徧十
方于光明會上菩薩諸佛如一親至其前承事供
養無空過者而況此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
目其為莊嚴亦豈有量乎哉余之言無能加損也紹
興三年十二月戊申吳興劉某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携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

余跋其後隴西公胷中如水鑑所見人物不能以情
道師既經題品矣黃龍三關不足透也紹興五年三
月日吳興劉某題

題章致平丐父內徒表後

故禮部章翁刺血上疏丐父內徒懇到深切辭氣兩
盡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
十年而公之真蹟乃存于一時故相之家公之次子
今上饒使君寔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
使君不鄙見謂且使跋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
悲之悲公誠孝之寔久堙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

之於流落艱難之中俾公行義略見于此書而世襲
之美抑他日又有大焉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
吳興劉某記

跋司葉許公墨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為諸生寔相先後因獲從師
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
知敬慕而已逮今踰五十年前輩軌迹既不可追師
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于師德之令子展讀感歎謹
識其後

跋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間可悲
愍事無越于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奮身大其家
風種學績文為名縉紳光賁泉壤如今日之懿乎成
否有命雖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相符見
于夢寐殆誠孝所感發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
吳興劉某書

跋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來宗英皆莫及計與東坡先
生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敢以姓名
累典謁晚乃得此卷軸于公之曾孫師醇某年己人

十矣追前輩事三歎而歸之紹興丁丑八月上澣吳
興劉某記

跋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閑而得閑子甚喜之久不得面
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智
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
其親又于報本禪院創脩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
辨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為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
于今志願已畢真得閑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
七月丙戌劉某行簡書

題費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為歸安丞一日過余出其先君同陳去非大叅張彥寔舍人召對書命于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之畏服者也其後陳張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而歸隱錫山再召不起蓋其志也世人以進退議得失余以謂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苟遂其志均為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庚子吳興劉某行簡書

茗溪集卷第二十七

茗溪集卷第二十八

啓狀 致語

荅高麗先狀二

伏承茂膺朝選八觀天津効梯山航海之勤有就日望雲之喜郊垵迎勞行脩授館之儀戔翰翰情有愧執謙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敷陳

伏承遡鯨波而脩貢趨鳳闕以觀光亦既勤勞有嘉忠恪行展班荆之勞遽蒙枉牘之私感愧惟深名言罔既

謝土物狀二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之隆
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敷叙奚殫
華旌暫弭式觀于清規方物載陳更煩于私餽輸情
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旦望啓二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脩方貢備著賢勞
宜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先辱枉緘
感愧之私名言靡究
斗當建戍節謹授衣恭惟某官享上惟忠宅心以道
宜百神之交相茂多福以來綏曾修慶之未遑遽貽

書之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宣

回高麗使先狀二

伏審抗旌脩貢將覲于日邊飛鷁候途已臨于浙右
行展郊垆之勞仍瞻原隰之華脩問未遑占書猥及
眷言感愧罔既敷陳
伏承泛雲海之浩茫欣茲入覲想天津之壯麗行矣
觀光辱函牘之過勤知舟師之在望即諧瞻晤良極
忻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稱贄鼎來僅展行艫之勞輸情良厚更分貢篚之餘

既用拜嘉敢忘佩德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殊珍問遺豈私好之敢期
仰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盡逡巡拜既欣愧交懷

荅贈物狀二

竊以適程子之驩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獻以
紵衣輒陳薄儀用荅厚意有少土物具在別牋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陋愧匪報瑤有少
土毛具在別紙

回使副不赴特排宴狀二

授館云初瞻風是幸我有旨酒冀陪揮塵之歡客歌

驪駒莫遂攀轅之願枉華牋而敦喻佩謙德之彌光
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飾厨傳以稱客蓋列壁之常儀啣杯酒以接歡寔鄙
人之私願遽蒙誨諭仰認勸誠諒溫詔之趣行及需
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快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 天子時巡爰襲 祖宗
之舊辱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冀備克庭之寔用伸向日之誠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鳳檢卜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波萬里少勞一葦之航
恭惟國信某官驚代人豪柱天賢業處漢廷諸公之
右受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殫臣節肆奉光華
之命往宣問勞之思念將聳異域之榮觀願必極中
朝之妙選二三子莫出孰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來
自足增唐之氣而况問文成之安否傳白傳之篇章
雖曰賢勞寔資重望仗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
涉雲海之浩茫望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
知府某官喜接行轡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禮少延
揮塵之歡某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聞說清臺八夜

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禮樂尊周室更遣威儀識
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廉隨鷁借輕翰歸來玉殿
承新渥準擬黃麻仔細看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由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人之
送客矧茲舊部仍是故鄉碩桃李之在人甚多豈揚
柳之攀條無贈恭惟某官珪璋瑞器嶽瀆英姿曩膺
宸扆之簡求出揔東南之大計規摹宏遠聲寔著聞
得請真祠久遂優賢之樂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
共知行旆之西飛正是鋒車之便路佇恭密命八踐

禁途知府某官以奉勝遊曲敦雅好繁絃九奏重增
南浦之傷別酒一罇願盡陽關之唱某等叨居樂部
獲侍台墀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願盡離筵三百杯
星軺西去幾時迴銅駝柳外飛華節金谷花邊望使
臺富國倉箱歸善計濟川舟楫賴宏才公行勿亟朝
天路 帝有甘泉密詔來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牙璋前導聳里閭之榮觀綵纜徐牽指日邊之歸路
縉紳共仰出處兼榮恭惟某官霖雨聖時股肱國體
紹復先王之業鋪張對天之宏休寫省倦遊楓宸

予告都門供帳寧論踈傳之歸鄉宮錦賜袍特寵元
忠之拜掃方將体望本朝之意湏鄭公上冢之還促
舟楫以戒途擁節旄而就第八摠均衡之重永綏槐
鼎之榮知府某官喜接台光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
禮少延揮塵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高
一品重朝班暫擁麾幢耀里閭踈傳莫誇供帳寵魏
公今賜錦袍還畫舫即赴青門召甲第休營綠野閑
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仗傲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舡飛下暫違北闕之星辰瑞節初臨增煥南州之

風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英姿
珪璋粹質繡衣持斧荐更使駟之光華錦帳握蘭風
著舟楫之間望謂持荷之不遠姑剖竹以均勞特借
經行少勞坐鎮一方濡槁共知甘雨之隨車千里嘘
枯已覺仁風之在扇知府某官甫迎旌旆喜接輝光
情深契闊之私義重交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筵
揮塵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接舡疊鼓破
煙輕欣見兒童竹馬迎錦帳握蘭更寵眷繡衣持斧
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到已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
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江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劔佩相磨共罄南山之祝
宜命踟躕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緩引笙篳舞童入隊

問隊

命侶嘯儔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豈暮為行雨
之人來近台階盍言爾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于楚舞行雲流轉宜返于巫陽再拜
台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某聞里社開祥當良月先春之候華封獻祝卜後天
難老之期並舞簪裳遥瞻魏闕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宜享
無疆之歷廣成子千二百歲未足誇多天皇氏萬八
千年于茲為盛卿雲紛郁化日舒長共殫祝聖之勤
均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鼎沸金絲某等獲侍台階
欣逢盛會願綴容于六佾庶共樂于千齡未敢自專
伏候台旨

代請越帥致語

師徒取道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覩故侯之至

可無樽俎少駐旌麾恭惟某官節屬冰霜量涵江海
臨難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更惠愛于六州
歷光華于五閣惟茲舊治寔戴殊恩孤城獨存賴魯
公忠義之力雅俗未改服劉寬孝弟之規故應清夢
之餘尚記甘棠之舊當年追餞見攀轅卧轍之悲今
日經行有分閩建牙之喜某官甫迎舟艦欣望光塵
十乘啓行難由于去傳一觴為壽少盡于群情云云
樓舡十里駐郊垌父老扶携夾道迎卧轍攀轅曾結
戀建牙分閩喜經行樽前歌舞皆親按眼界風煙特
地明要看山公歸倒載莫辭芳醕細深傾

茗溪集卷第二十八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青詞 祭文

還醮

臣伏以天聽甚高難窺眴嚮誠心雖近可貫幽明頽
危惘之已陳仗飛章之上達伏念臣稟生么麼涉世
謬悠犯難滋多歷官既久曾滿盈之不戒固顛躓之
是宜一自墜傷七經旬浹楚痛小減步履尚艱昨叩
洪慈仰承真誥謂飲食之貽咎致疾痰之在身自省
垂踈復深誨懼尚祈蒙覆曲賜洗滌愚衷僮格于聖
衷藥力必資于道力庶殘骸之復舊當盡室以知息

又

乾坤施厚念覆育之難名螻蟻命輕亦兢兢而知謝
敢殫誠悃上叩真慈伏念臣賦性顛愚稟生孱劣由
寒暑之不戒致疾疢之交攻忘已甚微仰天求祐陰
賴神靈之相遂收藥石之功雖報禮之弗虔豈斯言
之敢食尚祈震憫曲遂生成

焚黃祭文

某不肖承先人緒業遊學覓舉垂三十載名八上于
春官再賓興于鄉里年踰強仕始竊一第三釜之祿
不逮親存心自悼念罪通于天又十一年通籍于朝得

官御史會 天子明堂禮成賚及幽顯贈先人之官
于從八品寔為初典先妣曰太安人超初贈一等某
屬有官守不獲躬展墓下謹遣長孫巖奉綸綍以告
嗚呼漏泉之澤雖曰有光陟岵之思惟知罔極仰祈
不昧服此上恩

祭江子我郎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于今志如古人而不
克行于時嫉邪佞其如讎欲粹辱而鞭笞懷胷中之
不平用申吐于其詩自任言之以處士起為望即固
非終否自公言之或以為不遇且吏且隱蓋次山之

聳牙漫浪而太白之歷落嶽嶽僕始識公嚴灘之涓
接詩酒于逡巡陪杖屨以遨嬉曾一別之幾何乃生
死之乖睽雖無斗酒隻雞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
寫吾心之悲一觴之微匪以為重亦庶幾澆公之礫
硯也公其尚聞之乎尚饗

祭方時敏學士文

天之界人在厥初生也其初生順者以喜逆者以怒
幸與不幸繫其所遭賢才富貴無德阨窮遭其喜也
怒則反是君子幸其喜而順而順者常少小人幸其
怒而逆而逆者常多蓋天之少喜多怒抑若人之情

欵嗚呼時敏才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以起當世之
陋學足以訂百氏之惑抵掌雄辯前無古人其與人
交一語道今握手論心傾困倒廩金石之堅莫能移
之非吾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顧也嗚呼知吾時敏蓋
莫如僕謂當羽儀朝廷金玉王度盡發蘊藉措之
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途私心怪之然終不以吾時
敏為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死矣吾望絕
矣且天之生斯人也為有意耶為偶然耶深惟其故
不在于今在其初生逢天之怒不逢其喜蓋吾之說
信也如其不然天之于人顛倒迷謬豈若是耶人誰

不達公獨困躓人誰不壽公獨早世安能釋吾心之
悲哉僕也無似早獲定交伯仲之間周旋二紀情若
弟兄憫其流落振其飢寒不鄙其愚過相稱道凡交
游間無從見譽私問其故則曰得之伯仲之言公寔
寡合不輕然諾他人未始得此于公僕亦展轉自疑
其然去年夏秋調官京師公從北門帥幕之辟訊問
一通且見令子得公起居僕尋東歸來更三時已聞
其訃號呼稱冤且信且疑會有賓客自北來者頗言
公喪已至因門諸孤館食于仲氏居然則信矣悲將
柰何永望靈車往哭無路緘詞遣奠以寓此懷僕心

誠悲詞不能文公其鑒之尚饗

祭族兄無言脩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為之質必處
之以可為之地苟異于是者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
秀在人為賢才在物為山嶽彼山岳者亦貴失為群
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樞枿栝栢之材取之而
不窮用之而不匱至于竒峰峭壁無所依而獨立不
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為瑰偉絕特之觀
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
尚之氣既沉涵乎六籍又均貫夫百氏其雄辭妙思

沮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
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
輦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
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叅勘難之功而使武夫
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贄顧四紀之迴翔嘗踐
更乎中外雖復踞蓬山之上游贊明堂之坐治與夫
為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遠所長故識者
以為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
公為戲劇且自夸其神麗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達而
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于公有兄弟宗族之親而

兼師友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
於疇昔心悵焉而增愧念厚夜之莫追溯西風而霽
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詞有窮矣而
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饗

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秀懷金玉之華英問學紛以鈎貫
辭采蔚其緯烈行純茂以篤寔論感激而深明唾掌
以取富貴俛首而拾功名御王良而足驂駟既決驟
而長鳴方按轡以徐驅寄萬里于修齡曷歲月之不
淹卒憂患其與并自他人視之公則遇矣若公自視

如龍淵太阿手持而不試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民之望也庶幾乎為霖雨以終惠何遽騎箕尾而自比乎列星惟賤子之蠢愚席累世之宗盟接步武于左擁事終歲之筆畊雖通塞之殊途寧喜戚之異情望五嶺之還轅居刺促而靡寧奉哀訃于不虞淚迸散而沾纓驚去竒之脫弦悵覆水之不返瓶知此世之均夢何得喪之足評姑酌酒以叫公尚髣髴其音聲尚饗

祭張叅政文

岳惟公至德內克擇乎中庸靡介靡通論議設施

熟復利疚不為今妍不襲往陋惟古其心以觀物宜用能汎應不失其持惟古其心由古于學聖經沉酣百氏揚摧氣涵清夷識洞緬邈發為文章豐潤偉卓粵從妙齡擢秀上第旋中異科聲絕倫類不卑小官以淬以礪建炎之初始為御史造膝所陳惟理是詣宰相之官詎以賞功帝度其言有嘉切忠爰自螭坳代言西掖新我王度討論潤色執憲中司紀綱是飭時方艱虞民情岢岌公居禁林獨擅乎筆詔令頒傳曲拆煩悉父老扶觀武夫感泣扈蹕東巡八贊樞機海邦單外憂勤百為既叅大柄正路爰啓賢哲彙征

號令風靡出臨會稽寔分憂顧易帥于閩百廢具舉
公之為政甚鄙鈞距不怒而威莫予敢侮兵民興訛
變在漏刻公獨堅卧已乃情得有敵入告不遠王室
出而揚之曰后之德 帝曰適婦予惟汝哲得政未
幾固請奉祠南昌巨屏繼縮兵符先聲所臨威惠已
孚有若隨會晉盜奔驅重來越絕載欣載愉我馬未
前竹馬在途建業苗鑰控臨長江 帝曰重臣匪公
誰雙公至勞民顏色舒 將士欽然驕矜內鋤 帝
方倚公勢如長城奄忽訃聞朝野震驚嗚呼哀哉天
不憇遺喪此哲輔山頽梁壞不足以喻公之居家履

行純庵孝友雍睦形于鄉邦公在 朝廷國有著龜
民所具瞻士曰得師汲引後進起仆振淹篤若天性
不見所難我寔愚陋公不鄙夷厥初拜公于雪之湄
有酒飲我詩文是追凡我往來無從見知究所以然
公寔謂之乖睽會合三紀于茲逮公鼎貴我困莫治
避地飄流拜公在所公哀我窮委曲見語時方湏才
子不可去他日丐歸或繼以怒公意必欲寘我周行
蓬萊道山儒士之光濫巾寔慙公未厭數或輓或推
不遺餘力我獨何人得此殊遇志窮術踈報塞無路
謂德如公固當期頤公不百年我心孔悲永望士鄉

十舍有溢嗟我老癯菴之氣息往拜弗躬面愧心惻
絨絨遣奠涕隨言出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浚明文

嗚呼浚明允毅且直行警頑貪文追麗則林頭置經
朝暮紬繹詆訶昔聞論必已出其在鄉閭有如古人
斗粟壺漿輯睦四隣彼民有爭詣君求信甲是乙非
諭道諄之彊梗肆暴呼嘯相因聞君怒嗔鳥伏獸馴
家無蓋藏妻子寒飢君了不聞與客笑嬉彼窶人子
叩門求師分少絕甘受而不辭我官于越閱歲其幾
自始識君一星終矣惟時多難羶胡千紀飲馬于江

橫剽田里携挈造君寔時疇昔君與元昆喜見于色
笑言相溫以飯以食踰月避胡深踐草棘驚懼少間
談書與詩二雛在旁精爽推竒笑我狔犬如景升兒
我子寔愚願言通婚庶幾潘揚永好是論君晚從仕
器業甚勵冗不見治百未一試從子之官奉祠均佚
三釜之祿萬鍾有溢如何就養樂不百年天報善人
寧有竒偏七十者稀君寔無憾我獨何為中夜慨歎
翁湖之陰海山之陽孰致生芻永望涕漫絨辭祖奠
寓此一觴尚饗

祭褚邦直文

嗚呼君之母與吾母俱傳出余晚而仕于越則吾母
既下世且二紀矣始獲拜姨母于堂上姨母之遇余
猶子姪而邦直之禮余猶其元昆也知邦直宜詳嗚
呼邦直質直而好義雍容而履常余貧邦直能館食
之余疾邦直能訪醫賦藥物以拯治之余仕于王所
猶一再遇余以相存也別十有餘年余投閑里居而
老且病相望益遠惟不得復見是懼曾謂邦直乃先
我以歿耶身世夢幻則余既審此矣所深怪者以邦
直之敦龐粹美而祿不稱德年不登耳順凡其親戚
鄉黨與朋游往來者莫不爽然若有所失蓋非特余

也嗚呼今邦直已矣而其子若姪咸克家顧必有昌
其後者人或以是為相乘除獨情好之篤契闊死生
不能使余心之不忘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敏求文

嗚呼毗山之集甲子下終我年未冠而子尚童誦詩
琅：辯對纚：我時心識偉此童子浸長以來宦學
並驅我西子東子出我居我年加子滿十去一間閨
窮途亦各困抑庚子之冬俱來京師僧牕從容對案
並棲子時方強謂我清羸銜杯漱醪與相娛嬉曾謂
鄉閭不若羈旅襟抱曲折始克申吐嗚呼敏求才器

絕人談經析理窮其涯垠舒為文辭旨切氣振聲馳
左癱見推輦倫俛拾科第如探懷袖春官再上吐音
莫售從使三韓始得一官子亦何有姑為親驩筮仕
以來意氣彌厲錯節盤根見于屢試迹其平生寔茹
苦辛遇事輒前不有此身嗚呼敏求甚孝于親生事
死葬不愧于神一昨葬親叩我以銘纍然骨立如有
所嬰曰初卜宅徧歷嵌嵌沐雨風夜卧營荆兆隧
舍廬是絰是營一身百須朝暮戴星凡其飾終備盡
典刑孰不生鬼乃有寧馨無憂富貴我嘗告渠不在
子初在子晚途既為外郎奕々有光顧視要路將翺

將翔云何不淑天嗇其祿如子之身百身奚贖嗚呼
哀哉豈無友朋子獨我惇情義周旋有踰第昆當其
垂睽書每見存遠致藥物輔我本根子婦毗山我家
旁縣百里相望不得數面子昨念我携孥以來我時
妻喪事與意乖有愧此勤未克往報不圖一朝乃得
訃告我方瘡寒病卧于寢失聲叫呼淚注席衽遣吾
兒行簿寫我冒云我有瘳往哭必躬嗚呼哀哉尚饗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茗溪集卷第三十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廉訪文

在昔成周化一內外則有行人誦道志意惟我 國
家與周匹休遣使自中分察九州惟公堂、獨稟忠
厚荐更使華績業滋茂惟時東南狂賊震驚來照一
方帝命老成自始拜公顏色溫靖服誦堯言寔聳觀
聽謂公早晚將復于王起仆植僵我民是望攝提之
春服止里門奄忽變化奪此德人靈車則歸西指帝
鄉公不能言我民盡傷一觴之微古人所重千里長

途式酌以送尚饗

代祭李提舉文

惟公昔官淮甸賊兵薄城堅守不屈朝廷嘉之擢部使者寔治會稽某始見公溫然而和厲然而莊緩而不踈清而若有容意其蘊藉有大過人者而恨其未用未幾得疾遂病不起嗚呼其真可痛者耶抑某之期公過也雖然公之節義既略見于前日天不報其勤而奪之年悲哉尚饗

代祭張提舉文

昔者黠虜犯順樞密清河公以輔郡兵先入衛已而

抗論虜營守正不撓扈從朔方今

皇帝嘉清河公之忠寵靈其家而錄其子惟使者以才能膺選任寔刺浙部凡屬部之士民若吏聞使者之賢能世其家且將以惠吾民也始至以疾告未幾遂病以不起聞行路之人咨嗟惜之其縉紳士夫則竊有恨焉曰清河公忠孝若是而天弗祐其子吾弗知天道為如何也某承乏于茲與使者同王事曾未及識其生也而視其亡能不悲哉酒肴之薄匪以稱禮寓其悲也使者其聞知乎尚饗

代祭呂丞相文

維師尚父太岳之裔相彼武王于燮伐事光昭後人
克紹厥懿惟公之生英特偉異心雄萬夫身兼數器
拳之愛君曾靡敢易天固畀之其必有意公寔自以
遭遇不世義所當為九殞弗避帝嘉乃績社稷是利
謂督不忘俾踐厥位再持魁柄埏埴品彙慨時艱難
志等外內出入將相文武兼備命圭崇之赤舄几之
秉旄仗鉞富貴終始 天子有命公寔至止分陝之
重將公是倚俄以病告弗克入侍我時視公尚能強
起顧瞻精爽何恙不已逮公之歸閔日未幾遽聞訃
音失聲嘆喟喬嶽峯摧壑舟夜逝我不意公而乃至

是朔風永懷淚溢兩眦寓此一觴尚公不昧尚饗

臧記室行狀

曾祖 祖 父

公諱詢字公獻湖州安吉人世居于梅溪少孤事母
朱夫人以孝聞諸兄覓舉以公任家事公意不憚私
取書讀之皆通其義經理內外不廢孝養諸兄憐而
教焉始授之書淹貫如老成人未幾肄業太學聲稱
籍甚及元豐二年進士第調歙州黟縣尉再調睦州
桐廬縣令丁母夫人憂服除 朝廷以公元豐舍選
除汾州州學教授任滿改宣德即知淮陽軍下邳縣

事遇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賜五品服授簽書廣信軍判官
廳公事未赴時相薦公有旨召對除太僕寺丞踰
年遷鴻臚丞坐太僕誤支馬事免所居官更二年始
復除管勾元豐庫明年遷諸王府記室叅軍中間序
進及經八寶赦恩至朝請即大觀四年冬以疾請致
仕卒于京師享年六十寔十一月壬辰也公性資警
悟筮仕不習文法嘗曰儒者安事三尺頽理之所在
何如耳事無鉅細應聲剖決徐質以法往之契合信
道自將不憚強貴在相廬時使者行部令而下斂板

道左使者在與仰視不降接公挽僚佐無得前揖使
者怒擯縣事無所得復陰遣吏伺公短吏因緣擾民
公呼治之以聞使者心嘉焉縣有兵官繩治卒伍差
峻東南卒素驕至是銜怨連結謀入縣盜庫兵馬亂
邑人大恐告公曰寧有是事翌日方攬訟牒卒百
餘輦聯裾相屬驟至于庭左右股慄不自持公若無
覩徐呼前曰而輦遽至庭下頷令不揖且無所言豈
令有負汝乎皆曰令無負我兵官寔見虐公曰吾以
為令負汝也若兵官見虐令其為汝移半紙檄請于
郡即黜之耳且吾聞邊陲士卒冒矢石忍凍餓至相

枕藉以死而葦寒則索裘飢則命餉父母妻子嬉怡
在前官家思汝厚矣吾恐汝不能有此逸樂將自禍
也公反覆諭以禍福卒衆相視解裾羅拜既出猶偶
語公謬為劾兵官狀及遣所親陰白諸郡、識公意
即日檄兵官去卒衆遂解其後稍移易離其謀党得
渠魁十餘人治之邑人以謂非公机辯敏給變在漏
刻矣同僚有坐累去官者累重不能歸京師至乞食
于道公聞之出俸錢并掇僚佐得二十萬遣人訪之
乃依古祠宇間方從人丐百錢活旦暮及得所贈涕
泗交下貽書謝公并致弓矢且曰吾出入塞陲寄此

為命者將數十年以君能活我故用為報公反其弓
而納其矢焉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下邳部民有為逋
責所急縊死田間者其妻引富人為仇公按問無狀
即日出之已而果謬聞者歎伏曰是公明可及也果
敢不可及也公家甚貧持身益廉收養孤甥及族党
之貧不能婚媾者以身任之無難色中間仕官齟齬
困于京師親戚仰給有不安者公喻曰業已託我雖
飲水不相捨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肝了不見畦畛抵
掌談辯襟以詼笑聽之袞、令人忘倦得酒輒醉萬
事都捐便若超出世外其為文章不蹈襲前輩一語

落筆數千言淹頃可待光喜為詩辭格雄麗士大夫
往傳誦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三娶初許氏封旌
德縣君次舒氏壽安縣君次裴氏南華縣君一子寧
以公致仕補將仕郎明州奉化縣尉二女長適將仕
郎江寧府上元縣尉吳橐次適從政郎劉某孫男一
人曰協寧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鄉某山
之原既葬五年而寧卒協以寧命屬某狀公之行將
旬銘于一時鉅公且表之墓上嗚呼以公之器業宏
遠不大用于世而蹭蹬以死豈命也夫異時執政蓋
有知之者且將峻擢公出語勁直不能委曲伺人意

用是中輟嘗曰吾以曾中介者與言語文字卜知
於人過是非所能也幸見用叵不勉不然始已耳嗚
呼其賢哉謹叙其事如右以俟採擇謹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曾祖原贈少保曾祖妣方氏贈榮國夫人

祖渙贈太師嘉國公祖妣孫氏贈秦國夫人

父彥脩贈少師妣丁氏贈淑國夫人

公諱與求字必先世為吳興德清人按沈氏之先于
周為子男之國其地即漢汝南平輿縣沈亭是也魯
昭公二十三年為吳所滅已而復見至定四年又滅

於蔡沈遂不祀其後子孫分散漢晉之世著名簡冊者蓋有其人至六朝而盛家于武康之臨溪唐天寶間祈臨溪為邑是為德清 國初雖稍微而公之族祖暨諸父以儒學踵取名第至公乃大光顯望于吳興公自少穎異讀書屬文不煩教督識慮辯詰已如成人未冠以藝業試鄉校流輩莫與爭長公既丁少師公喪自以家業貧乏母夫人以已為命相與致志於學律身益嚴未幾薦名鄉書尋為太學生試選屢魁多士名稱蔚然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漢陽軍學教授以道遠不便親養改常州學教授任滿授

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公治獄不以委吏事皆躬決多所平反再歲丁母夫人憂服闋除太學錄靖康改元至京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車駕幸廣陵公始赴官用薦改通直郎會罷太學除通判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便殿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郎公自劾以為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 上感寤行公言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鞠獄江外 車駕巡海上公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會稽而虜寇尚留江左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用是時江浙創殘之餘盜賊

繼作民蠹未除吏姦滋甚憲網濶疎追論同知樞密院事兩浙西路宣撫使周望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遁以至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時占象者言西北有赤氣蔽天中有白氣如練犯北斗文昌紫微公極論時政得失若遣使省陵寢定駐蹕之地宰相不可虛位及用

祖宗故事令叅知政事與宰相輪日知印諸將兵各立軍額蠲租賦以寬民力信賞罰以明功罪凡十計事尋除侍御史宰相以年少驟進不更世務公上疏

極陳恐誤國事 上初難之會近臣季陵獻言宜詔宰執于罪戾中選擇寔能付之以事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再言出榜朝堂公曰自古豈有禁臺諫不言者乎復論列其略曰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獻可替否臺諫之職也任使失當則其柄移獻替失宜則其職曠是以自古明哲之君開廣言路所以防蔽塞而杜私邪上下相須乃成治道今乃詔宰執用罪戾之人而令臺諫勿言是必不識事體之人特淺狹自私之見文巧偽觀望之言以誤 陛下使 陛下虛負拒諫之名何其不忠之甚也且自古以來有責臺

諫以不言者矣有旌臺諫以能言者矣未聞明揭榜使勿言也翌日 上為降札季陵身為侍從乃復疑誤 朝廷上言乞詔宰執用蔡京王黼張邦昌苗傅劉正彥等一時罪戾之人籍閉臺諫使不得言欲收惡党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侍郎與在外宮觀沈與求上疏乞明指獻言之人顯行黜責其論為當至云變朱成墨指鹿為馬言太深切使大臣不敢安位可罷侍御史除職與郡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累月 上思公有 旨召還再除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公對曰王安石以己意

變亂

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 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為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偽百出僭亂之萌寔由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汚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道典刑願 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先是 上欲究僭偽事因公有言 上大感悟公再居言路附麗

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悉論出之公聞之曰近世朋黨習以成風凡人材不論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上之人驅之使然余待罪言路荷上知遇第當分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余之職也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止擇一二朋附稔惡者列于上群情遂定明年春駕幸臨安遷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公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之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公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

唐自府兵曠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禁兵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執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浙部淫雨害稼穡公上疏云伏見中夏以來霖雨過度浙西數郡之田垂熟淹沒者十七八民有飢饉之憂徽嚴州水泉暴湧浸城郭漂廬舍比者臨安火延民居無慮萬餘家甚于去歲會稽之變豈小異哉仰惟陛下遭時多難厲精為治宵衣旰食靡遑康寧天地

顧臨宜有福應然陰陽乖和災異仍見 陛下亦嘗
于行事之際思所未至者乎苟為至焉則亦加以
誠而已矣子思曰誠則形，則著誠之至也參天地
贊化育况於行事之際厥類章，靡有不著者也今
九廟丘墟 兩宮隔絕夷狄之禍未殄僭叛之黨未
平下民咨，厭亂思治以日為歲痛如焚灼觀此災
異心折骨驚而談者至謂澤國夏潦地氣使然火延
民居救者不力且不足勤 聖慮臣恐此言日聞誠
意日替臣是以淚流落而不自禁也 陛下誠以臣
言思之凡 陛下所以畏天愛民用人聽言追

祖宗之法惇骨肉之親薄閹寺之權正宮闈之化一
出于誠乎容有勉强而行之者耶畏天不以誠則工
祝雖具近于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令雖繁終于
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
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追
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惇骨肉之親而不
以誠則不無猜嫌薄閹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
裁抑而禁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
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凡 陛下見于行事臣
固知一出于誠而非勉強然臣所謂諛，者願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誠意既修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頌為福耳 上嘉納焉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 行在所公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指之戒 上悉從之公在言路首尾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

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置閑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春除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公到官招集流亡俾之復業異時士卒憑陵居民聞公威名重足一迹無敢犯法威德並行內外妥安秋八月復以吏部尚書召尋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叅知政事是時虜偽入寇兵已壓境 上決意親征訖有成功公居帷幄寔與其事 上親御翰墨書車攻詩賜焉再歲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之出也以在政府凡所議論皆

出臆見無纖毫阿附督府治兵欲大舉公弗與聞公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上不得已而從之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駕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公首陳恢復之計練兵市馬積粟聚財分布將帥以待機會而同列不察疑公沮之且冒昧欲舉卒不克就上憶公初言決意召公蓋欲大用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寔紹興七年六月甲子也上痛悼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賜水銀龍腦以斂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以今年季秋

之甲申葬于邑之永和鄉馬鞍山之原娶同郡范氏贈吳興郡夫人夫人有賢德先公四年卒三子曰雲紀右從事郎曰雲章右承務郎曰雲卿未任以官息女三長適左從事郎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元益餘在室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于内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權愛惜名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至于糾官邪劾賊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退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槩舉上以公論天下事淹

練通達克己聽納言之切直自敵以下有不能堪者
上不罪焉一時臺綱自公大振武將訓救其下必曰
汝不識沈中丞耶其見憚如此大將八覲有進繒帛
方物者既分賜六宮公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
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時
方暮夜上得公疏即命追取斥還仍降札諭公
感泣草謝自以不世遭遇蒙上聽納無愧古人願
未知效死地耳公自為執政凡所規益雖家人莫得
聞所薦人才至多受薦皆莫知也上每以知人稱
之自小官至宦達攻苦食淡處之晏然天性孝友

所得俸祿以給宗族兄弟無難色于文無所不能晚
歲益工尤善為詩引類託興有作者風氣凡人以為
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壺奧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
十卷藏于家一止從公游踰三十年自鄉校至立
朝雖有出處契闊之異而相厚之意不少衰公嘗見
薦為御史屬官初未嘗言心獨識之然知公莫詳焉
竊嘗嘆息以為君臣之遇自古所難有聽諫之君又
有能言之臣然後君臣俱榮名譽日彰不幸而無其
臣則君雖有屈已聽納之誠心而言不足以發之遂
至于兩無稱焉可不惜哉若魏徵之遇太宗韓休之

遇明皇包拯之遇 仁祖公之遇 主上蓋所謂君
臣俱榮者矣雲紀屬一止狀公之行將求諸立言大
君子誌公墓公名節之偉議論之懿縉紳所共知也
一止不敢私謹狀

茗溪集卷第三十

茗溪集卷第三十一

水制

田永年乞將父寶為建州軍賊殺死恩澤
補女夫許登承信郎

勅具官某朕于死事之臣未嘗不惻焉動心思其族
類惟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羞叛人也爾其異姓之
親與霑命秩宜知自飭以稱所蒙可

旌陽監司理李圭權平陽縣令趙景韓推
恩各合循一資

勅具官某日者湖湘之寇負固阻險侵軼郡縣至煩

王師僅乃克滅軍須辦給爾與有勞第賞進階國之
常典可

吳希祥降一官仍罷邵武軍通判

勅具官某朕念大江之西俗習輕悍選擇能吏固將
安之爾為州治中始聞潢池弄兵之警詭求避去便
文自營朕何賴焉論者以聞罪其可追貶秩一等免
所居官是為寬恩毋怠循省可

前辰州沅溪令王汲禦盜有功循一資

勅具官某曩者鼎澧之間盜賊竊發迄于平定爾與
有勞賞以懋功國之典也宗亞昌云曩者荆江郡
縣陳模云狂寇弄兵侵

軼旁近
下詞同

進武校尉張安道王正臣差齋文字過界

各與轉一官

勅具官某爾等傳命越疆咸以能選進官一等以為
爾寵往其勉之可

一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

士知潭州

朕緝熙庶政允資左右之良體貌大臣務極始終之
遇雖進退之間或異而內外之勢惟均具官王某氣
稟直方學兼文武夙負敢為之略獨高應變之才草

未知其威名夷狄問其年狀朕念兵民之大計求縉紳之寔能召自遠方俾還近列旋授樞机之柄方須帷幄之籌何引疾之甚堅屢抗章而莫止眷湖湘襟帶之地連東南形勢之區疲氓未蘓鄰盜僅息是用開元戎之巨屏錫祕殿之隆名勉為朕行徒得君重勿謂長沙之地狹亦足回旋端知隴右之風流尚存慷慨服我明命佇觀壯猶可

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

御史列職皆朕耳目之官而中執法寔為之長其任重矣苟非其人朕不虛授具官某蘊經濟之術負絕

特之才拔自時髦荐更器使學通以博若賈誼之明治安論正而堅若陸贄之本仁義每獻可而替否不吐剛而茹柔逮其立言足以華國考稽公議益簡朕心是用命尔摠持憲綱以肅在位俾中外士夫知朝廷之尊有簡書之畏則予汝嘉是曰稱職可

游損除太府寺丞

勅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于其間事任惟劇爾詳練通敏有稱于時徃究迺心用觀來效可

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

朕憂勤在御當饋興嗟思得耆艾骨鯁謀國不貳之

臣獻納論思以裨予治以表庶工俾四方萬里之遠
聳聞而跂慕知朝廷之尊不待告令而民自化焉碩
不偉哉具官某師古聖賢執義堅固志節之厲凜如
秋霜被遇累朝終始惟一出入中外險夷屢更朕熟
察其所言又詳試之以事盖有日矣是用召從藩屏
還長天官激濁揚清惟尔之舊謀猷告后益罄厥忠
使朕知人之明不愧于古爾則與有無窮之聞可

郭師偉宋元換給付身

勅具官某尔等往者奮于行陣嘗有顯勞賞不踰時
既霑渙渥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宋亮臣幹事回轉官兩資高震轉官一資
勅具官某服勤奔走嘗有顯勞序進一官以為爾寵
且用以勸來者可

王利用除祕書郎

勅具官某圖書之府儲養英俊猶藝材于圃時而用
之尔文學志行秀于士林所謂豫章揆拊者也丞郎
之職其選甚高益勵爾修以俟採擇可

吳世才世雄以父歿于王事各得恩澤一
資

勅尔父董所部兵與賊決戰至于殞身朕心閔焉疏

息其孤以慰九泉以為尔寵可

李珣贈官

勅具官某昨者虜犯河朔遠近倣擾士大夫去職避
難志求苟免者終不得免焉尔以州從事之卑奮厲
捍敵與城俱亡可謂知所處矣自古有死尔亦何憾
昇官二等并錄其孤精爽如存尚克知享可

高永儀軍中起復 張全同 安岳同

自昔名賢雖宰一邑而要經從戎當世不議其非盖
知所急也况尔有位于軍服勤既久迺欲以家难去
職其可乎哉孝有移忠禮有奪情尔無憾焉可

曹璉除湖北路提刑宗樛除漳川府路提
刑

勅具官某朕惟荆湖巴蜀之地遠于朝廷刑之頗類
獄之放紛吏治之無良民情之多疚至有不得而聞
者况得察治之乎則部使者之責固亦重矣尔等性
資通明藝能果達或選自郎省或擢從外官分畀一
道之權以觀底績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詩曰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刺舉之能
于是乎在其勉服古訓以副朕心可

安加除荆湖北路運判李倫清除淮南東

路運判

勅具官某朕念荆湖之北長淮之東民食尚艱兵儲未廣惟時漕計之臣非有機智絕人髣髴晏嬰之流者豈足以當是任哉尔邠通于吏道譽處甚休尔倫清才高識明動有可紀是用命尔分行一道其庶幾悉迺心力體朕至懷俾民不病斂士無飢色則惟尔能嗣有褒寵可

茗溪集卷第三十一

茗溪集卷第三十二

外制

周祕知婺州續改知紹興府

朕脩明庶政加惠黎元聿求法從之良增重蕃宣之寄矧惟婺女股肱行朝川壤相連俗習未遠碩所與共理俾無愁嘆之聲則選任之間詎可不遴具官某沉毅而有斷䟽通而不浮盡見古今之書周知事物之變粵從簡拔屢罄忠嘉徧為耳目之官寔任紀綱之責奉祠均佚闋曰既多復畀名邦菽自朕志尔其服我訓告兼懋德威綏厥善良鋤其蠹賊豈特一方

之民安尔之政亦使列壁聞風而勸焉願不韙哉可

歐陽懋知平江府

勅眷惟吳門密迩王所今為重地雄視他州必得秉
心有常之人任以與我共理之責具官某行義純固
得于心成問學淵源寔由世濟頃從禁路出典輔藩
不求赫赫之名綽有優優之政奉祠均佚閱歲滋多
爰錫命書再分符竹尚體丁寧之意毋忘豈弟之風
俾潤澤及于京師愁歎消于田里是迺稱職則予汝
嘉可

魏良臣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銓衡之任雖號劇煩人無覬覦一本資格
然而用非其人則吏得以持可否之似以見欺士或
至懷抑厭之嗟而莫訴此朕所以遴選而不敢輕也
尔頃以擢才嘗更任使秉心忠寔不敢告勞肆予命
尔列職天官徃究厥心以佐而長惟察惟法則庶幾
焉可

中書舍人蘇符磨勘轉官

勅朕稽有虞考績之規參成周計吏之法命秩有等
率三歲而聽遷資格既明迺一定而不易具官某砥
名礪節見于身脩種學績文自其家法召從孤外擢

寘周行領中秘之英游訂曲臺之茂典旋躋禁路命
演綸言豈特爾雅深厚之辭增光乎國體抑亦稽古
禮文之事有溢于前聞至于會課三銓進官一列報
雖由于積日寵寘自于知勞益懋乃猷以觀來效可

張希亮國子監丞

勅時巡以來監學之官與弟子員皆闕而不置惟學
政之不可廢者屬之于丞烏爾行能甚修見推朋輩
往祇厥事毋或墮偷可

梁汝嘉戶部侍郎

勅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

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于物用適
其時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進成規而退成矩
風猷可觀荐更劇煩迭處中外益信乃言之可績寧
惟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與地未復戶口之賦
既狹山澤之利寢微官曹睨廩以指期師旅列屯而
待哺惟爾得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
盈虛制其出入儻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
朽粟腐有同于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乏吾事可

孫叅政近封贈三代并妻

曾祖吉甫可特贈太子太保

勅朕眷求真賢置諸左右乃一德一心共圖庶政既登進厥位爰錫渙恩追賚其父祖以及大王父于典禮舊矣其官某曾祖某抱負仁義含章不耀積善之慶燕及後人用能有此曾孫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正秩二品告于幽泉尚克知享可

曾祖母張氏可特贈昌元郡夫人

勅國朝之典中外百執事秩通朝籍與法從之臣追賚其先大者僅及父祖惟執政之官寵逮三世其積深者其報遠其體重者其數優蓋事之稱也其官某曾祖母張氏柔嘉之德惠于宗工勤儉之風聞于里

閨慶鍾其後是生曾孫為我碩輔故于登用之始爰加貽澤之封正位小君以光泉壤可

祖珣可特贈太子太傅

勅盛德之報古有成言不于其身于其孫子故高門以俟廷尉植槐以望三公自是不疑應若影響而况苦心焦思種學績文不售于時齋志以歿則造物者愍焉啓其後人既以祉福亦何足怪哉其官某祖某負絕特之藝通古今之書四與計偕聲華卓偉一命弗逮再世而昌厥有賢孫登貳政柄為予腹心是宜疏恩寵賚私廟青宮亞傳禮秩兼優用俟尔有孫之

榮亦昭我得賢之慶可

祖母張氏可特贈德陽郡夫人

勅天之報施善人初若無意夷考其事寔相後先譬彼服田是穠是藂乃克有秋譬彼泉源是流是鑿其流則長蓋所謂疏而不失者也具官某祖母張氏婉嫕德行宜其家人報不及身溢于爾後惟時聞孫作朕良弼登用之始疏錫大邦尚其不止服此光顯可

父故贈光祿大夫擇可特贈太子太師

勅士有砥名勵節見于身修沈伏下僚弗克施用以訓其子為時英賢光輔國家澤及庶類則褒崇之典

賁其私廟蓋理之宜而朕不敢有愛者也具官某父贈光祿大夫某學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孝友名于一鄉視古卓行而無愧惠愛存于兩邑方今循吏為加優位不稱德報不及身施于弼臣始大光耀謀猷入告皆爾之餘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正位宮師申加愍典以顯教忠之效以寬陟岵之思可

母金城郡夫人李氏可特贈博平郡夫人

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石窳之賜寔始啓封視命數之等威為褒榮之隆殺至于忠孝克備名位兩崇自非德門其誰有比具官某母金城郡夫人李氏率憲

蹈禮蔚為婦師令則休稱溢于女史是生賢息為朕
寶臣于其柄任之初載稽彝典錫尔名郡于前有光
陟此之恩願莫追于既往奉嘗之寵尚克詔于無窮
可

妻淑人鮑氏可特封永嘉郡夫人

勅朕惟公侯之貴得位與時化刑于家澤逮其下豈
特身修之效抑其內助之由故鵲巢采繁之作見于
國風其來久矣若其命之不淑弗克同其安榮在于
人情有歎然者則追賚之典其可後哉具官某妻淑
人鮑氏柔惠肅雍能執婦道克相君子以成其賢雖

善行有加而福祿未究爰正小君之號仍開大郡之
封祿服之華副珈之飾併為尔寵尚克欽承可

書令史嵇洪出職與叙右迪功郎

勅具官某尔服勤職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
外其尚知勉以稱茂恩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

勅具官某昨者虜犯襄漢尔父抗敵至殞厥軀朕心
閔焉疏恩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王縉直祕閣知常州

勅具官某自昔良二千石未嘗不以奉法循理為先

而以威嚴輔之鋤其強梗害民者而已今則不然以苛刻為吏能以惠愛為選悞鞭笞赤子以取辨給豈非為治之意初不在民苟欲自見其才者邪嗚呼茲非朕之所聞也毗陵近郡股肱行朝以爾遺補之舊慈惠明察識朕愛民之意不求知聞錫之左符重以中祕寓直之寵徃其勉之可

柴莘擬右宣義郎襲封崇義公監周陵廟

勅具官某朕若稽前古于先代之後思有加而不替焉禮也爾周之裔孫于次當封俾進文階以承祀事

徃其欽哉可

